

王雅慧 著

山里人

山里人

王雅慧 著



山 里 人

作 者 · 王雅慧 著

出 版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发 行 ·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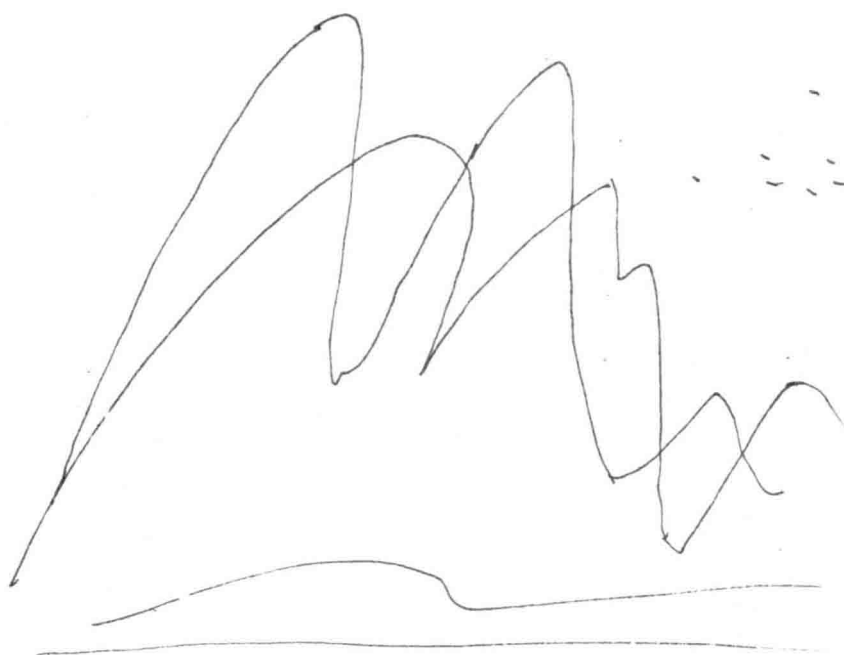
印 刷 · 三河市永和印刷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2 印张 6.875 字数 15 万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2664-7/I · 2380 定价:12.00 元



序

浩 然

《山里人》是一部反映农村乡镇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选集。

这部捧起来沉甸甸的有些压手、读起来热呼呼的有些烫心的书，出自北京郊区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之手，而且是一位女性！

翻开北京郊区农村的历史，自从古老岁月到现代，没有成长出一个作家和诗人。再瞧瞧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断不了有写小说的和作诗的人冒出来，但可惜农村这方土地的“半边天”，一直明亮不起来——女作者星星点点，如流星一闪，就令人惋惜地熄灭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农村的文学队伍受到商品经济大潮无情地冲击，可以说已然溃不成军。而一直在这个方面较为落后的平谷县，却别有一番风景。随着陈绍谦、刘廷海、柴福善、韩维泉、张爽、刘朝东等等，一批写诗歌、小说、散文作者，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在人们的不经意中，女青年王雅慧悄然地加入了竞赛的队伍。

王雅慧在京郊业余队伍中出现，就标志着阵容的改变，显示着她要跑到前边，预示着她要成功。她的成功，说明平谷县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性作家出版了小说作品专集，也是北京郊区独占鳌头第一名。

平谷县是我在冀东实施的“文艺绿化”工程的基地之一，我为王雅慧的出现而欣喜异常。我主办的《苍生文学》创刊号上就选发了王雅慧系列小说《山里人》中的八篇。并力嘱《北京文学》转载了《桃花》、《山娃与铁妹》、《张家三嫂》。此后，《青年文学》、《京郊日报》等报刊上，都有王雅慧的新作出现。王雅慧默默地埋头苦写，致力于艺术的锻炼与追求。她的每篇作品都格调清新爽朗，有棱角，有个性，有特点；让人喜欢读，读后使你的心灵有所震撼有所回味，留在记忆中不会轻易忘掉。

王雅慧的创作脚步是健康向上的。她拒绝文坛上一度时髦的荒蛮古远的东西；也不被那些主张作品无主题和离奇古怪的理论导向所迷惑。她有主见，有明确而又自觉的“使命感”，时时关切着现实生活动态，在活跃纷繁的社会生活中观察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王雅慧也清醒地远离那种“无病呻吟”和“小女子”文学做派。她关注普通百姓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健康和时代的进步，所以她作品的格调既有女性作家的婉约，又有男子汉的气魄；潜心继承鲁迅和赵树理的风范传统，冶炼大众化的语言和风格，使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这部书仅仅是王雅慧艺术道路开始时期的记录。她已经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得到家乡父老的关心。那么，今后她继续按照踏出的道路再求索前进，攀登不止，其前途将会更加灿烂辉煌，不可限量。我们在盼望着。

1997年12月9日泥土巢

目 录

序..... 浩 然(1)

个体老板——小城人物系列之一..... (1)

文化站长——小城人物系列之二..... (8)

三流作家——小城人物系列之三 (14)

老大——小城人物系列之四 (21)

建筑队长——小城人物系列之五 (26)

桃花——山里人系列之一 (32)

张家三嫂——山里人系列之二 (36)

梨花——山里人系列之三 (39)

老树根和他的小儿子——山里人系列之四 (41)

本家哥们儿——山里人系列之五 (43)

五婶儿——山里人系列之六 (45)

二丫——山里人系列之七 (47)

六哥和七叔——山里人系列之八 (49)

山花——山里人系列之九 (52)

苗大妈——山里人系列之十 (54)

石柱——山里人系列之十一 (56)

三狗蛋和四丫头——山里人系列之十二 (59)

老广播——山里人系列之十三 (62)

新媳妇儿——山里人系列之十四	(64)
马有路——山里人系列之十五	(67)
小路——山里人系列之十六	(70)
六姑——山里人系列之十七	(74)
嘎二爷——山里人系列之十八	(76)
三婶儿——山里人系列之十九	(78)
五爷——山里人系列之二十	(80)
麻婆——山里人系列之二十一	(83)
瞧这一家子——山里人系列之二十二	(86)
黑孩儿——山里人系列之二十三	(89)
乡音——山里人系列之二十四	(91)
罗福老汉——山里人系列之二十五	(93)
桃色消息	(99)
姐姐今年四十岁	(109)
山不转水转	(124)
办公室主任	(154)
曾有一棵向日葵	(161)
金山灿灿	(185)
回娘家	(199)

山村,那条小路	柴福善(209)
作者坦言	王雅慧(211)

个体老板

好得利的祖上是剃头的出身。也许是遗传基因所致，好得利自小就爱摆弄女人的头发。先是摆弄母亲的，母亲说这是孩儿对母亲的亲昵；后来是摆弄姐姐们的，姐弟打闹嬉笑，姐姐们说他长大后一定没大出息，肯定是个“女人腔儿”。

可是他爹则预言：说不定他长大后又能拾起咱祖传的手艺呢。给他起个学生名，叫好得利吧，要是将来真要手艺，也好多赚点儿。

后来有一天，好得利到邻居家找云云玩儿。当时家中只有他俩儿，好得利便把一根竹筷子用煤火烤热，然后再把云云脑门儿前的头发绕到竹筷子上，待把竹筷子拿掉时，云云脑门儿前的头发便成了朵朵儿挺自然的云圈儿圈儿。二人一同照镜子看，便一齐拍手说：“好看好看，真好看！”

云云妈一进家门便惊讶地问：“怎么弄的？”

云云天真地说：“是好得利给我弄的！”

云云妈更加惊讶：“他还弄你哪儿了？”

云云回答：“哪儿都弄了啊。”

云云妈惊慌失措，气愤之余打了云云一顿就去找好得利的父母，双方父母惊之悔之也痛之。到最后，好得利的母亲忽然心生一计，便试探地问云云妈：“我说云云妈，我觉得他（她）俩不过十多岁，不懂啥也不会有啥恶意。要是你不嫌弃呢，我看就给他俩订了亲，等过两年早点儿把事儿办了，也就省得外人知道后大伙儿说清说不清的不好听。”

云云妈一听这话呸的一口吐沫：“你家想得倒美！咱们还是到法院去说清楚吧！”

虽然事情并没有什么本质问题，可云云家就是不依不饶的，好得利也就不清不白地落个少年出师不利进了两年管教所，出来之后已是六尺儿郎。

为了生计，好得利在街面上租了一间房子，无师自通地干起了个体理发的生意。后来，他便和房主儿的女儿结了婚，再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门脸儿也不断扩大，他又收了几个男女徒弟当替手，自己便做起了专管点票子的个体老板来，几年下来，不足四十岁的他竟然成了让人羡慕的“款儿爷”。

好得利虽然成了“款儿爷”，但他一不花天酒地二不沾花惹草，他既不买名结私党也不风光过闹市。他仍然安安静静地当着个体理发店的老板。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位只要求烫额前留海的女子，好得利顺声看去，呀？她不是从前的邻居伙伴儿云云吗！他的心情猛然一沉，一股难言之意涌起。可毕竟是四十岁的人了，待镇定下来之后便走上前想主动和云云打个招呼。可云云见是他，不等他开口便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从此，好得利的心再无安宁之日。他想云云为什么要逃走呢？他想云云为什么只要求烫留海而不允许把头发全烫了呢？

他努力回忆当初用竹筷子给云云烫的那几朵儿云圈儿圈儿，他这才猛然并清晰地断定那是他烫过所有的女性头发中最漂亮的一个头型，他这才感到，忙活了这么多年光为了挣钱，咋就没想起曾叫他说不清道不明并因此而彻底改变命运的云云呢？

既然突然相遇而且又叫好得利倍感震颤，那么他的心中便再也忘不掉云云的面庞和身影。他对妻子说：“其实咱俩成夫妻并创下这多家业，应该感谢一个人。”

妻子问：“她是谁？”

好得利说：“你不认识。”

“那你就去谢谢他（她）吧。”

好得利便真的私下里去找云云。

找到了。当然，云云也已为人妻为儿母了。

二人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云云主动说：“对不起，那时我并不知道你是因为我才去了那种地方，而且你根本就是冤枉的……”

好得利说：“可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啊。”他又问，“对了，你的家庭怎样？”

云云问：“你指的是哪方面？”

“当然全包括啦……”

云云说：“还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我想知道他对你咋样？”

“还能怎样，也就那样呗。当初对好些事情还不懂，爹妈做了主就被人家欢天喜地地娶进门了，现在才知道有什么感情爱情恋情的。当然，我的意思可不是说他不好……”

好得利见云云说得淡然而又从容，便试探地说：“那你有

没有想起过我啊？”

“当然想起过。你走之后，我还常提起你呢，可是每次都要挨我妈的一顿训斥，特别是后来知道你去了那个地方，我更觉得对不起你……”

好得利边听边细细端详云云，只见成了少妇的云云好漂亮好温柔好动人，他努力寻找从前额前被他用竹筷子烫了留海儿的云云，他突然说：“云云，我现在有钱了。”

云云说：“有钱了好，有钱什么都能买。我早就听我妈说你外面成了‘大款儿’。”

好得利这才觉得云云说话的声音特好听，云云的一口白牙也特好看，恍然明白，自己的老婆不如云云好。思想一开小差儿，浑身血液便猛涨，他努力镇定下来后很不自然地又说：“其实……我回来后就想来找你，可惜……可惜那时我没钱又胆小……”

云云问：“那你现在是因为有钱才有胆儿了？”

好得利回答：“也是也不全是……”

云云很聪明：“那你知道我的心思吗？”

好得利自信地说：“反正我们原本是应该有缘份的。”

后来，好得利便鬼使神差总来找云云。云云当初说啥也不肯，可后来经不住好得利软磨硬泡以及钱物的诱惑，也就真的把自己全部给了好得利。好得利这才悟到和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是何等的消魂、幸福。他想，怪不得人们把爱情说得那样灿烂，果真如此。相比之下，有钱也不如拥有爱情好。他又想，自己和云云是先有钱呢还是先有爱情呢？若说先有爱情吧，他俩在这之前谁也没提起过，尽管少年时期有那样一段插曲，但他们之间从没有情的困扰和思的纷乱；若说是先

有钱吧，他俩在好得利有钱之前就有互相对不起之说……

如此一来，好得利与云云便一发而不可收。理发店对好得利已不再重要，理发店中的妻子更没了吸引力。他对云云说：“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你。”

云云则说：“老这样也不是事儿。你对不起你妻子，我对不起我丈夫。再说，孩子也一天比一天大，我们这么大岁数了，算什么呢……”

好得利思来想去：“云云，咱们俩先办离婚手续吧……”

云云说：“你想的倒容易。你家她同意吗？我家他同意吗？”

好得利胸有成竹地说：“多给他（她）们钱就会同意的。”

这样，已过不惑之年的好得利便拿出一大笔款给了云云的丈夫，从而促成云云顺利地与其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孩子也归了云云。接着，好得利也突然并且义无反顾地提出和妻子离婚。起初，妻子还以为他在发烧说胡话，待明白是真的时便如晴天霹雳。先是骂他没良心，后又骂他陈世美，等她得知好得利在外边又有了相好的之后，更加坚决不同意和他离婚。好得利无计可施，便把云云的孩子领回家跟妻子说：“咱俩夫妻一场算你帮我一次忙，总不能让这孩子既没爹又没户口吧？等我把这孩子安顿好了我就和她离婚，到那时咱俩再复婚不是一样吗！”

妻子听了此话后，便细细端详云云的孩子，越看越觉得哪里像好得利，便说：“这样也行，家里一切东西你一件也不许带走，存款也全部归我，省得你骗我。”

好得利便如释重负一般说：“行、行。一切都归你。”心里却想，全都为了钱和财，真是俗人多，这样一琢磨便觉得自己很伟大也很高尚。

至此，好得利倾腰间所有了却了两桩离婚之事。当他两袖清风走出这个他呆了十五年的家时，他突然觉得一种轻松一种自由一种感慨外加一种隐隐的无可奈何。他心想：半辈子的人了，竟然刚刚找到人生的真谛。钱是啥东西，身外之物，没了可以再挣。又想，云云说的也对，有钱什么都能买，包括爱情，包括后悔。

很快，好得利与云云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为了生计，好得利只好又借债买了间临街的房子重操旧业，自己亲自掌刀接待顾客。然而，往往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之时，先前的小儿子便跑来找他：“爸，家里的煤气烧光了，我妈叫您去换煤气。”

好得利剪不离手地说：“你妈有的是钱，叫她雇人去换嘛！”

小儿子固执地站在门口说：“不！我妈说偏叫您去换……”

好得利很无奈地叫云云来当替手，自己随小儿子回原来的那个家。煤气换回来了，他对原来的妻子说：“趁现在岁数还不太大，你找一个合适的吧。这样太别扭了……”

原来的妻子便平静地说：“这话你应该回去对她说。”

好得利就不耐烦地说：“反正以后我不想再过来了。”

原来那妻子便淡淡地提醒：“忘了我可以，可你别忘了这儿还有你的儿子啊。”

此类事情多了，好得利每次回到原来这个家时便有一种凄惶之感。

时间一长，很多人都知道了“好得利理发店”的男老板如何如何，女老板如何如何。人们便带着一种隐隐的谴责而不愿到他这里来理发，再加上他的手艺不翻新，理出那发型又常常

达不到小青年儿们的满意，门庭不免有些冷落，生意也就不很兴隆，财源也就不再茂盛。云云就开始抱怨日子过得好累，怪他当初何不留点儿后手儿带些家底儿过来。她说：“当初你还是偏向她，要不咋就把那么多的钱全给了她……”

好得利说：“可我把人给了你啊！”

云云说：“有人没钱还不是一样受罪……”

好得利听了很恼火：“你这人怎么会这样？”

云云也不示弱：“你说我应该啥样儿？”

正吵得不可开交，好得利先前的儿子跑进来大声说：“爸！咱家后院儿那房子被建筑队的吊车给砸坏了，我妈叫你去呢。”

听那口气全然没有儿子对父亲的敬畏、尊重和恳求，当然也不像命令，倒很像是一种“通知”。

好得利只好又无奈地说：“行，你先回去吧。”

当他放下手里的活计走出大门时，只听云云大声说：“你可快一点儿，孩子还等你去送他上学呢！”

好得利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仰天轻轻叹口气，心里想：世上啥比钱有味道儿？爱情！可拿爱情跟日子比，爱情还不如屁！

文化站长

段生从前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样板儿戏里的小生唱得棒极了，后来宣传队解散了，他被分到了县政府文化科。由于他长得瘦弱书生样儿，说话又爱咬文嚼字，因此人们背后都称他为酸秀才。

县里筹资建了一所较有规模的文化站。派谁去经营才能达到活动内容既健康丰富有益而经济收入又可观这一目的呢？有人说：“叫文化科的酸秀才去吧，他搞这一套在行。四十岁的人了，再不提拔就完了。”这样，段生便由一个普通的文化科员被提升为“大家乐文化站”站长。

果然，段生一当上文化站长，他身上潜在的艺术细胞便立刻大放异彩。他首先办了一个卡拉OK歌厅，其次又开辟了一个大型舞场，音响、灯光、设施均为一流。很快，小城中到此光顾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夏季，这里灯红酒绿通宵达旦。如此一来，这一地方的社会名流，青年男女，文体活动啦，礼节性答谢宴会及友好邀请等等，纷纷光顾段生的文化站。文化站的经

济收入猛增，段生的腰包也就猛鼓，肚子猛大。

县长几次光顾并鼓励段生：干得不错！办得挺好！待工作检查完了，饭吃饱了酒喝够了玩笑开过了太阳落山了，段生便为各位领导送上一位舞伴儿，自己再拉上一位。音乐一响，他便和领导们一起优雅飘逸地共同旋转起来。

渐渐地，那人们心目中的“酸书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体态丰润、精神焕发、一表人才且风流倜傥的文化站长。人们夸他羡慕他：瞧人家段生，干得清闲，挣得容易，活得开心，玩得痛快，跳得潇洒。有时段生碰上知己也情不自禁地感慨说：“四十多岁了才知活着是啥味儿……”

可是，段生的妻子不满意了。家里虽然什么都有了，然而，厨房的伙伴儿没了，夜里的温存少了，洗衣的助手不见了。昔日那个讨人喜欢让人怜爱使人牵挂每天下班按时回家的丈夫变了。她一身柔情满脸委屈地说：“我不喜欢你干那个工作……”

段生便说：“干这有啥不好？要不是当这文化站长，银行里能有咱一号吗？”

“可你整天跟那些女的搂来搂去的，我讨厌。”

“那好，以后我只搂着你跳。”

“可我不会呀！”

段生说：“到文化站去学，我给你请一个老师。”

妻子一狠心，真的天天来文化站学跳舞并时刻注意丈夫的行为。从此，段生几乎每晚都要搂着妻子翩翩起舞，可时间不长，段生便没了原来那种感觉，没了那种感觉也就没了兴趣。他问妻子：“你觉得这跳舞怎么样？”

妻子回答：“是挺好的。”